



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

(二十二)

本版稿件由
《湛江日报》提供



每月十五前后,趁月色姣好,总爱踏着碎步到观海长廊走一走。穿行在绿树成荫、树影摇曳的海滨公园,星星点点的月光便从树叶缝间筛落下来,轻轻踩着如此迷人的月光,总让人有点儿于心不忍的。可是,徒步而行又怎能避开这遍地银光的月色呢,只能是内心暗地自责了。

旅程

(散文诗)

■ 车红梅

桂花是一条素色围巾,一本泛黄诗集,一辆载着期许的车。循环起藏在歌单里的欢喜调子,任红叶在窗外铺成流动的霞,这何尝不是一场尽兴的旅途?原来最美的风景,从不在终点,总在每一段向前的路上。

风掠过田埂时掀起麦浪的轻响,树上的雀儿唱着无词的欢歌,蛸蛸偶尔从草叶间探出头,添几声清脆的伴奏。塔尖被艳阳镀上金边,弯弯的小路旁,小雏菊举着细碎的白,像撒了一地星星。远处传来牧童的短笛,调子裹着青草香,飘得很远。

秋捧出的热忱,把甜香揉进每一阵晚风里;冰淇淋是夏藏不住的偏爱,咬下去便留住半季的清凉;星星总牵着月亮姐姐的衣袂,陪我在灯下把心事写成诗行。我折一片月光作笺,将这行诗抄两份,一份寄给你,一份留给自己。

人们总说旅行是“从自己住腻的地方,到别人住腻的地方去”。我们总执着于追寻远方的诗,却常常忽略了窗台下新开的花、巷口老槐树的荫,还有晚归时天边的粉紫云霞——那些藏在身边的风景,其实最动人。

疲倦的蛸蛸躲进湿润的土洞歇脚,只剩路灯立在街头,像沉默的哨兵。忽然懂得,这世界从没有永恒的不变,所有的“不变”,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短暂的驻足,或是某年某月里定格的瞬间。

爬过几座云雾缭绕的山,蹚过几条清澈见底的河,遇见过笑着说“你好”的人,也听过带着岁月温度的老故事。就这样一步一步走着,不知不觉间,便从攥着衣角的孩童,长成了能撑起一片天的大人。

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返程的旅程,不必执着于终点在何处,更该珍惜的是沿途掠过的风景,以及看风景时那份松弛的心情。所以记得,带上一颗装满热爱的心出发,每一步都会有惊喜。

回忆是砂锅里慢煮的老茶,初沸时翻涌着跌宕的过往,待浮沫散尽,终归是满口回甘的平静。就像人生,曾有过欣喜若狂的炽热,也会有归于“万物看开,得失随缘”的淡然,后者更显珍贵。

秋天该是被打翻了的调色盘吧?枫叶为大地铺了层金红的毯,渐渐沥沥的雨丝落在狗尾草上,为它缀满晶莹的珠,像是在为冬天准备一条毛茸茸的围巾。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唱,这一刻,所有美好都顺着风,轻轻落进心里。

在长廊石墙上行走,“嗨嗨”的浪声响个不停,那些少男少女在月光下,把雪白的双腿伸进海水里泡浸,溅起的浪花被月光照得格外好看。就连那些整日无忧无虑的游鱼,也爱戏弄岸上的行人似的,从水面上跃动起来,炫耀一下舞姿,又回到它们的海底世界。顺着鱼儿跃动的方向极目远眺,那些

夏日午后,天色骤变,乌云从海边呼啸而来,沉甸甸地压在雷城上空。四周的空气闷得发黏,仿佛凝滞一般,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乌云压境的速度快得骇人,方才还在西边翻滚,转眼就碾到头顶。那云脚压得极低,几乎擦到三元塔的塔尖。风越吹越大,卷起地上碎纸与落叶,在街心打转。电影院门前的风铃发了疯似的摇晃,叮叮当当响成一片。

“要变天喽!”城东老茶馆的老张头边喊边冲向屋顶收拾马友鱼干。他一踏出门槛,草帽即被大风刮走,乌云越来越暗,狂风也越来越猖狂。街边的棕榈树被风吹弯了腰,发出痛苦的呻吟。一只苍鹭从枝头惊起,箭一般射向天空,转眼便不见了踪影。

“轰隆隆——”远处传来了闷雷声,像是天公在云端拖动沉重的铁链。闪电不时划破长空,将三元塔、棕榈树和房舍照得惨白。雷声渐渐密集起来,东边还没响完,西边又起。有时,几道雷声重叠在一起,在云层里翻滚搅动,发出“轰隆隆”的巨响。这声音从头顶一直滚到天边,渐渐弱下去,却又在即将消失时突然打个回旋,重新翻滚回来,躲在屋里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,连平时里最聒噪的公鸡也哑了嗓子。大家都等着下一声雷响,却又害怕它真的劈下来。雷声间隙的寂静反而让人心慌,仿佛天地都在积累力量,准备更猛烈的大爆发。

忽然,一个惊雷从乌云里窜出,直扑雷城,那惊雷贴着三元塔炸响,腾起一束束电光。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,震得窗框咯咯作响。那雷声里夹着愤怒,夹着狂躁。闪电再次撕开天幕,雷声便紧随其后,如同天公发怒时的咆哮震耳欲聋。街上顿时乱了起来,人们纷纷仓皇避雷。

老张头推开窗子,对着乌云骂了

几句,随即拔掉电线。老张头从小就养成了一打雷就赶紧拔掉电线,关闭电灯的习惯。

雷声追着电光,一声未歇一声又起,竟似无数的野兽在云中厮打。少顷,暴雨倾盆而下,豆大的雨点疯狂的砸向地面,溅起白蒙蒙的迷雾。

街角的狗开始狂吠,接着全城的狗都叫了起来,一时间,雷声、风声、狗吠声此起彼伏。

雷越打越凶,闪电越窜越低,风也越刮越狂,一时间,整座小城似乎都被包裹在风雨雷电之中。

“咔嚓咔嚓……轰……”夏雷突然挥出一道蛇形的闪电。那光像是

早已消失帆船的渔舟,在“哒哒”的马达声中,犁开一道道波浪,染着清冷的月光,慢慢地驶去。舟上的渔火与月光揉合在一起,便变成这夜的奶白了。这夜,有如此独好的月光相伴,又能静谈沧海,动情赏月,乃人生之一幸也。

人随月走,月随舟行,前方便是海湾大桥了。桥浮灯动,月明星稠。月光下的车灯,多像寥廓天空划过的流星雨!

为安顿徒步累了的双腿,转骑自行车蹬车而去。对面桥下那如鹤腾飞的奥体馆,正托着月光飞翔;弯曲有致的绕湾大道懒洋洋地向前伸展;一道闪光从眼前划过,然后又慢慢地消失在路的尽头;波光闪闪的海面不时传来“嘎嘎”的鸟叫声;渔港公园、中澳友谊公园,在月光和海水的拥抱着,显得多情而神秘……

是的,你尽管毗邻南海,生于湛江,长于半岛,也未必读懂这座城市的,她的阔达和神秘,只有在这里辛勤经营的人,才能深知她的玄妙。

如果在大城市有过短暂生活的人,大概不难发现:晴朗的天空和洁白的月光,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。混浊的空气和雾霾把整个城市天空遮得严严实实。而在湛江,只要仰起头来,便可看到满天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。

把目光从空中收回,再向远方延伸过去,大桥东岸一幢幢楼房在月光的映照下,正在渐渐脱去它的外衣,裸露出美丽的灰色的胴体。城市东扩,未来“浦东”,这彻夜不眠的月亮,或许是未来海东发展的最好见证者。回眸西北,金海湾月夜的景色更是迷人。那幢如帆似剑,充满着梦幻般的楼宇,放射出明亮的灯光,与月光交相辉映,并争夺着这夜的空间。江边的夜景被装点得五彩缤纷。月光下,一阵阵笑声从窗口飘来,让潮咸的海风送进行人的耳朵,使人们虚空的心灵增添几分幻想。沐着秋夜这月色,连远处那些曾经灰暗朦胧的棚户区,也略显几分姿色的。那些乐于玩耍的孩子们,趁着这明亮的月光,成群结队地围在一起,“咿咿呀呀”的。我的耳畔不禁回旋着那远古的儿歌:“拜月爹,拜月奶,便宜谷米养爷大,打金瓯,打银牌,猪烧火,狗劈柴,猫儿挑水路头磕……”听着这儿歌,我仿佛回到天真烂漫的童年,内心不由泛起一股淡淡的乡愁……

当思绪在岁月的时空中驰骋时,天上的月亮却害羞般地躲进云层里,不一会她又露出洁白的脸儿。这时,她放射出来的光更加温柔、更加妩媚。

“军港的夜啊静悄悄,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……”上世纪一首唱遍边防海岛的《军港之夜》,从公园广场的一隅飘来,我的心情又不禁为之一震,这歌声不正是月夜湛江军港的生动写照!

从长廊往回走,已是月悬中天了。湛江海边近似地标式的建筑群:鑫海华庭、供电大



被劈开的树干内侧切有奇异的纹路,那焦黑裂口处,竟有一股清亮的树枝汁液渗了出来,像无声的泪,又像新生的血。再细看那树杈间,一点新绿静悄悄地钻出了头,怯生生的,宣告着新生的倔强。

雷劈木发新芽。 蒙海龙 作

几条银蛇,从云端一直延伸到城西,雷声似乎与电光同时抵达,震得窗框嗡嗡响,震得雷域城直抖哆嗦。蛇形闪电直劈街尾那座旧粮仓,须臾之间,便有火光从屋顶窜出,浓烟弥漫。贪婪的火舌疯狂地舔舐着粮仓发出噼噼啪啪的猛烈爆炸声……

“滋滋啦啦”,又一道闪电接踵而至。这道闪电不是常见的枝形柱状,而是一道惨白的光枪从云层直插地面,把整条巷子照得如同白昼。仓库旁的古樟树也被强烈的闪电劈中,树杈“咔嚓”断裂,冒着青烟倒下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……

雷随风动,风随雷走。那夏雷一时烫成树枝形,一时滚成圆球形,一时烙成长蛇阵。风中有雷,雷中有风,雷电与狂风剧烈碰撞,形成了强大的地空闪流。

不知过了多久,雷声渐渐隐去,雨势也慢慢守住了。此时,天边露出一线光亮,像是谁用刀划开一道口子,阳光从那缝隙间挤出来,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,泛起一层亮光。老张头推门而出,但见天空已透亮如洗,云层透出几缕清澈的蓝。街上渐渐有了人声,那条癞皮狗也从藏身处钻出,抖了抖身上的水,重新躺回它熟悉的位置。

旧粮仓旁边的古樟树心已空,焦糊处犹冒青烟。老张头走近这棵残树,伸手抚摸它焦黑的伤口。被劈开的树干内侧切有奇异的纹路,似字非字,似画非画,然而,那焦黑裂口处,竟有一股清亮的树枝汁液渗了出来,像无声的泪,又像新生的血。再细看那树杈间,一点新绿静悄悄地钻出了头,怯生生的,宣告着新生的倔强。

天空渐渐放晴,阳光穿过云层,照在这片饱经雷雨的土地上。城外传来了鸟儿的叫声,悠长而清脆。田间的老农已经开始劳作,他们的锄头起落间,翻起了湿润的泥土。

光,名副其实的“广东最美田园”。

徜徉在广袤的“菠萝的海”里,沐浴着阵阵甜香;零距离接触颗颗菠萝果实,体验它散发的温热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菠萝清香,嗡嗡的蜜蜂流连于其间,翩翩的蝴蝶在菠萝上起舞。采摘菠萝的人群、售卖菠萝的客商以及大大小小的运输车辆,络绎不绝,热闹非凡。

此时此景,我也情不自禁地挺胸舒臂、闭目深吸、屏息仰头,大口大口地吮吸着芳香馥郁的满岭果香,尽情地享受着“菠萝的海”馈赠的快感。俯身细察,菠萝单叶呈剑形,果呈金黄色,金中泛黄,黄中带青,在黛绿的叶子衬托下更显饱满高贵。果与叶相依偎,甜言蜜语;人与风相拥抱,春心荡漾。痴痴地望着一望无际的“菠萝的海”,陶醉其中不能自拔。

温暖的阳光,湛蓝的天空,美丽的地平线,错落有致的村舍,连绵不断的菠萝园,青翠欲滴的蕉林,悠然转动的大风车,俨然一派欧洲田园风

厦、龙泉水湾、启达、恒大绿洲、澳海城、万达、万象金海湾广场……还有一幢幢富有时代特色的楼群,当人们还来不及关注,就一下子从海滩、荒地地带拔地而起,被灯火和月光涂抹得色彩斑斓而又婀娜多姿。在不断延伸、扩大的街道上,俯仰湛江的夜景,那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

时近子夜,楼房上的灯光还一直在亮着,马路上的灯柱静静地伫立着。月亮依依不舍地照耀着秋夜的湛江。这座城市的一半好像正在睡去,另一半又似乎刚刚醒来。如水又杳无际涯的月光把湛江浸在一个银盘里。整个海湾宛如一条蓝色的飘带,染着银色的月光,在翩翩起舞。海面、楼房、道路,甚至连灰色的小胡同也显得银光闪闪的。虽近子夜,但三三两两的行人,还在咬着耳朵说悄悄话。脚步也迈得特别轻盈,看来,他们是不愿惊动这月夜湛江的。

这时,一朵白云从空中飘来,游移移的,它流连却无法栖息在湛江的上空,那习习的海风一瞬间把它一扫而光。蔚蓝的湛江,因拥有这海风,上苍的月亮总是毫不吝啬地光顾这里,自然界又赋予她如此得天独厚的美丽景观。湛江的天空总是独自净好,月色总是格外迷人,空气又似滤过般清新,怎不叫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呢。

但愿这明月常临半岛,这夜的美好永远属于湛江!

第二年开春,那些大大小小房车陆续离去,红嘴鸥也开始告别这座城市,然后期待下一场不约而同的相遇。

红嘴鸥:每年的来访者(外一首)

■ 邓亚明

都说这座城市没有冬天,自北而来的房车,挤满海边空地,看海,看日出,看远处停泊的舰船。

每年这个时候,红嘴鸥准时归来,不早不迟,像是跟谁有着约定,成为这座海滨城市客厅最尊贵的客人。

它们在海边无所顾忌觅食,在冬日阳光下同市民悠哉散步,或是绕着游人盘旋,甚至大胆栖在他们的肩膀,啄上那一朵鲜红,奖章一样耀眼。

没有谁能够摘走。

■ 渔人码头

在这里可以望海,望渔船,望港口,还可以望远处的几座海岛。

每天都有人从这里登上渡船,到对面那个海岛去,每天都有人摇着泡沫舢板,在码头和远处的鱼排间来回穿梭,每天,挤满整个码头的鱼摊档。

比城里那条著名的海鲜街还热闹。

你却感受不到,那些渔民深夜出海穿越风浪的目光,那些渔网捞起星光时的沉重和激动,那些从码头上大步流星,回到海边自建洋楼里,躺下时发出的海啸般的鼾声。

海中黄金

■ 肖景文

当晨光把渔港的浪揉成碎金,家乡海岛便浮在碧波里,像一枚青螺沉眠。十丈深海的礁石缝,藏着时光的馈赠,那顶乌亮的尖刺铠甲下,裹着金黄的甜。

是海水把这里的礁石,润成温润的玉床,咸淡刚好的浪潮,驮着浮游生物漫荡,海胆便贴着岩面生长,把清甜酿成宝藏,它们是大海私藏的金币,是礁石孕育的星光,是瓣合拢的褶皱里,锁着整片海域的晴朗。

码头的青石板,印着无数个黄昏的脚印,街坊们围拢过来,把鲜气揣进衣襟,客商的货车排满码头,海胆的名声传向远村,如今的家乡海岛,涌着新的浪潮,渔家乐的灶台前,海胆煎蛋泛着金光,老人给孩子讲起当年的木船,“这是爷爷从海底捞起的黄金,是大海的恩典,如今靠着科学的桨,能让这份甜,传向更远”。